
克林頓與特朗普的訪英待遇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北愛爾蘭是一個優美得令人心曠神怡的地方，在它的首府貝爾法斯特，最高的建築物只有二十八層，其中大多數地方都是綠色的鄉郊，我和內子十分享受能夠短暫地離開擁擠和繁忙的洛杉磯。那位名叫盧拉的導遊介紹了很多當地的習俗和神話，但她的講解卻好像缺少了某些重要的歷史，她沒有提到由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基督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流血衝突，在 1980 年代，北愛爾蘭是十分危險的地方，當時我的團契導師曾經到訪貝爾法斯特，他說自己不敢穿著深綠色的衣服，免致人們誤會他是軍警或民兵，因而招致無妄之災。當旅行團停下來休息時，我忍不住問盧拉：「你能否告訴我關於愛爾蘭共和軍的故事？」她睜大了眼睛，頓了一頓，跟著回答：「那是一個恐怖組織，殺死了許多無辜的人。好的！我可以告訴你這段歷史。」

當旅遊團恢復行程時，盧拉開始講解愛爾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歷史，她追溯到亨利八世和羅馬教廷決裂、血腥瑪麗屠殺新教徒、伊麗莎白女王恢復新教、第一次世界大戰、第二次世界大戰……。長話短說：英國是新教國家，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覺得他們淪為二等公民，一群名為「愛爾蘭共和軍」的天主教民兵，企圖採用恐怖主義來爭取「公義」，之後新教徒亦組建了自己的民兵組織，從而進行反擊。

盧拉說：「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滋事，但這已經足夠令整個北愛爾蘭亂七八糟。當我還是六歲的時候，一天晚上，我的父母原本計劃去參加一個晚餐舞會，但他們很累，於是乎決定不去，他們把門票送給了朋友。那天晚上，愛爾蘭共和軍在舞會上引爆炸彈，我父母的朋友被殺。我從未與任何旅行團分享過這段私人故事，但今天我想告訴你，這悲劇可以發生在我的父母身上，我六歲時有可能會失去雙親。」

她繼續以悲戚的聲調說：「今天北愛爾蘭不再有恐怖襲擊，我很高興我的父母和我都可以看到貝爾法斯特最後能夠享受和平，但我的祖父母沒有足夠的長壽看到今天的光景，今天我戴了祖父母送給我的兩枚戒指，一枚在我的左手，另一枚在右手，無論我走到哪裡，我都希望祖父母看到我所看到的，我希望現在他們看得見貝爾法斯特是多麼繁榮和穩定！」跟著她舉起雙手，向我們展示戒指。我不禁想起了南宋詩人陸游的名作【家祭】：

「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」套用陸游的詩，盧拉的情況是：「北愛和平安定日，出門毋忘帶乃翁。」



其後，旅遊巴士前往一個由高牆隔開的區域，盧拉解釋說：「這是北愛爾蘭版本的柏林圍牆，在某段時期，我們不得不建造一堵高牆來劃分地盤，新教徒聚居在牆的一側，天主教徒則住在另一邊，這樣才可以令他們不會互相殘殺。」盧拉指著一個廢棄的檢查站說：「這是北愛版本的檢查站查理（Check Point Charles），英國軍隊駐紮在那裡，防止滋事份子越界。」在冷戰期間，柏林圍牆的邊界設有檢查站，「檢查站查理」是對美軍檢查站的暱稱，查理是泛指所有美國士兵。諷刺的是，柏林圍牆分隔開傳承了基督教文化的西德和跟隨無神論的共產東德，但北愛圍牆分開的兩個陣營，竟然是信奉同一位上帝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。

之後，盧拉解釋北愛如何打破了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，並實現了長久的和平，她說：「我不知道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，但美國前總統威廉·克林頓在1990年代的和平談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」我理解她為什麼作出這樣的聲明，在旅遊車上大多數遊客都是美國人，現今美國非常分化，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幾乎在所有議題上都不同意對方的立場，大部分反克林頓的人都只記得他的性醜聞。坦白說，過去我也非常不喜歡克林頓，後

來逐漸改觀。在聽了盧拉談及愛爾蘭人民如何感激克林頓之後，我更加大幅度地改變了對克林頓的觀感。

克林頓於 1993 年當選美國總統後不久，便任命民主黨參議員喬治·米切爾（George Mitchell）擔任美國駐北愛爾蘭特使，米切爾成為北愛和談會議主席，在達成北愛和平協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。後來一位愛爾蘭政府高級官員表示，如果沒有米切爾擔任主席，就不會有 1998 年的和平協議。愛爾蘭新芬黨領導人格里·亞當斯（Gerry Adams）表達了類似觀點：「毫無疑問，沒有米切爾的耐心和努力，結果就會大不相同。」

1995 年 11 月 30 日，克林頓總統訪問了貝爾法斯特，20 萬人在街上歡迎他。克林頓在貝爾法斯特市政廳發表演講，大力支持和談和譴責暴力。經過幾年兜兜轉轉的談判，北愛的新教徒、天主教徒、英國政府幾乎達成了和平協議，但在截止日期之前，他們之間仍有爭論。1998 年 4 月 10 日，在簽署和平協議的前一天晚上，克林頓很晚仍然沒有睡覺，因為在最後關頭他還要打電話給不同持份者，勸喻他們要作出讓步。

最後，被稱為「耶穌受難日協議」（Good Friday Agreement）的和約在 4 月 10 日早上公佈，內容包括要建立一個權力下放和具有包容性的北愛政府、釋放囚犯、減少駐守的英軍、解散民兵組織.....等等。

盧拉告訴旅遊司機駛去一家名為歐羅巴（Europa）的酒店，她解釋說：「愛爾蘭共和軍總是以這家酒店為攻擊目標，目的是殺死政府官員。這是全世界最多次被炸的酒店，前後共有三十我六次，但當克林頓總統訪問貝爾法斯特時，他仍然選擇住在這家酒店，以表達他對愛爾蘭人民的道義支持。」我感覺到盧拉的語氣是對克林頓充滿敬意。

目前特朗普總統正在訪問英國，但是，英國人對他的待遇非常差。克林頓訪問貝爾法斯特時受到二十萬人的熱烈歡迎，但特朗普到訪英國期間，多個城市卻爆發示威抗議，在倫敦，大批示威者遊行到國會廣場，英國工黨黨魁郝爾彬亦會加入示威行列。克林頓試圖在北愛爾蘭實現和平，但特朗普沒有向英國提供任何東西，相反，他只是提出要求，例如促使英國在網路安全上要配合美



國。當年克林頓和米切爾都小心翼翼地說話，在英國不同派系之間取得平衡，但特朗普卻不明智地批評英國官員，他嘲笑倫敦市長簡世德是「失敗者」，又抨擊英國首相文翠珊的脫歐措施，並且說哈里王子夫人梅根「令人討厭」，無怪乎英國國會沒有按照慣例邀請特朗普演講，下議院議長白高漢坦言，特朗普充滿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思想，有違英國國會精神。一項英國民意調查顯示，高達四成七的受訪者反對特朗普這次訪問，支持者不足三成。

這是題外話：2009 年阿爾巴尼亞人在科索沃為克林頓立了一尊巨像，紀念他在 1999 年果斷地下令轟炸南斯拉夫，制止了塞爾維亞軍隊屠殺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。我不知道有什麼海外國家會為特朗普立像。

可惜，我沒有在行程結束之前問盧拉對特朗普的看法，但無論如何，盧拉長達一個小時的歷史課印証了我先前的想法：「美國優先」和造福世界可以並行不悖。在克林頓出任總統之前，老布殊總統出兵巴拿馬，推翻了大毒梟諾里亞將軍的政權，並且擊退了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，又協助東歐在蘇聯解體後邁向民主，更派兵到索瑪里維持糧食供應。雖然在國際上老布殊的聲望如日中天，但是克林頓看準了選民不滿老布殊重外輕內，故此其競選名言之一是：「這是關於經濟，蠢蛋！」這是「美國優先」的另一種說法，在其任內八年，克林頓的確振興了美國的經濟，不過，有趣的是，克林頓並沒有放棄美國對世界的責任和義務，如前所述，他達成了北愛的和平協議，嘗試推動以巴和解，恢復了海地的民主政體，阻止了塞爾維亞人壓逼科索沃……。克林頓既將復興美國經濟放在優先地位，但不會在國際上四面豎敵，而且贏得了北愛爾蘭人和其他人對美國的尊重。

最後，我要衷心多謝克林頓，沒有他，我和內子今天不可能安全地暢遊北愛爾蘭。

2019.6.4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